

.....
人世间最远的距离就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华丽转身VS不忘初心

.....

这世间，总有那么一个人，
会打破你的原则，改变你的习惯，成为你的例外。



逸园深深 夏迟暮

夏三小姐
著

YI YUAN
SHEN SHEN
XIA CHI MU

暖心文字

寂月皎皎·尼卡·刘小备

联袂推荐

逸园深深
夏迟暮

夏三小姐
著

■

YIYUAN
SHEN SHEN
XIA CHI M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逸园深深夏迟暮 / 夏三小姐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29-10116-9

I. ①逸… II. ①夏…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38563号

逸园深深夏迟暮

YIYUAN SHENSHEN XIACHIMU

夏三小姐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郭莹莹
责任校对: 胡琳
封面设计: 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clark1943@qq.com
版式设计: 谙恒记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 mm × 1 280 mm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91 千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116-9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001 / 第一章
最遥远的距离

027 / 第二章
笑容是最好的礼物

045 / 第三章
人生何处不相逢

069 / 第四章
为你接风洗尘

089 / 第五章
钻石王老五的秘密

109 / 第六章
一个女孩的流金岁月

139 / 第七章
乾坤大挪移

167 / 第八章
爱的加速度

201 / 第九章
情有千千劫

229 / 第十章
倾我所有去爱你

251 / 第十一章
你存在我所有的角落

277 / 第十二章
最初的爱最后的爱

Chapter 01

第一章

最遥远的距离

01 宴会风波

金碧辉煌，衣香鬓影，觥筹交错，所谓的宴会大体如此。

迟暮远离人群独自站在厅北一棵高大的幸福树后缓缓啜着杯中的柠檬水，眼珠无意识地四处转动。

厅中央人来人往充满欢声笑语，除了几名佣工仆妇外，穿梭往来者非富即贵，女主人左家茵此时至少被五六个年轻男子包围着，不晓得在谈些什么，只见家茵笑得很开心，整个人看上去像是朵怒放的鲜花。

家茵身上的烟紫色长裙款式简洁别致，真丝的质地飘逸贴服，很好地突出了她修长玲珑的身姿。

它是迟暮设计并由迟暮的姑姑夏樱亲手给缝制的。

姑姑说送给好朋友的礼物，既然拿不出贵重的那就得拿出点心意来，于是姑侄俩花了三个晚上紧赶慢赶给赶制出来了，昨日才送到家茵手中，没想到家茵今日竟给穿上了身。

左氏有自己的服装公司，家茵要什么名家设计还不是唾手可得。迟暮对服装设计只是一般的爱好而已。

实在是家茵看重迟暮，有心要她高兴。

当然了，左家茵今日无论穿什么都不会掩饰她的光华。

此刻她白嫩的脖子上戴着一条碧色宝石项链，晶光璀璨，价值连城，据说这项链是由慈禧太后当年的御用之物再加工而成，左氏在清代是封疆大吏一品大员，后代有太后老佛爷之物原不足为奇。

因项链过于珍贵，家茵只在每年的生日当天戴一下，随后就交由她母亲左太太沈其芳保管。

今天是家茵二十一岁的生日。

迟暮本不想来的，前两年她就没来。

家茵却非要她过来，十天前就跟她说了，说是以后去了英国，这样的场合就少了，她要不来，就不是朋友。

于是，来了。

印象中左家每年都会在家中别墅大厅为家茵举办一次生日宴会。普通人只在整数生日的时候热闹下，十年一次，多节俭。

迟暮记得自己十八岁时也有过一次盛大的生日宴会，之后，便不

再有了。

宴会上女性居多，大厅内只要新进一位年轻的男性，那些女性，不管年轻的年长的，她们的身子板都会不自觉地挺直，同时迅速调整面部表情，就像是等着被检阅……迟暮突然想笑，不是要笑话谁来着，她也曾这样可笑过，甚至比这要可笑疯狂得多，只为吸引一个男人的目光。

这样的宴会其实就是一场变相的相亲大会，那些家世相当的母亲们凑在一起闲聊着，眼睛却不闲着，一个个就跟游标卡尺似的打量着聚会上谁和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相匹配……

人群突然起了骚动。

“左总来了。”

“家勋。”

“左总，我家丽华，你以前见过的。”

“家勋，这是我家碧青，刚从美国回来。”

……

迟暮迅速低下头，银色高跟鞋蓦地一歪，杯中的柠檬水晃出一汪涟漪。来之前就知道今天会遇到他，有什么呢？

她重新站直了身子，笑着将头抬起来。

尽管他此刻正被一群人团团围着，她还是看到了他的脸。

他的个子很高，站在哪里都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一种天生的贵气与昂然。

再多的恨和怨都不妨碍现在她欣赏他，半个月没见，他似乎一点没变，怎么也晒不黑的皮肤简直白皙到森然，还是一身黑衣服，就这么喜欢黑色吗？

说实在的，他的单眼皮真不好看，大多数时候似睁非睁像是没睡醒，然而她领略过他的眼神，里头的那种冷漠、疏离，扫人一眼，好似才出鞘的大漠弯刀，暗夜都会为之一寒。在一众衣冠楚楚的男人中，他的风味就像伏特加之于白酒，海明威之于西部牛仔，是标准的硬汉配置。

家茵曾说她哥哥左家勋是书卷味里怀抱着陡然剑气，看他现在那含笑敛眉的模样……果然，在众佳丽环绕中，他连笑也是冷的。

本市著名的专栏女作家叶微凉曾著文说左家勋除非有生意要和人商议，其余的时候对所有人都保持着一段距离，甚至包括家人，总之，

左家勋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商人！一个冷酷的商人！被一名敏感多情的女性公开这么描写，真不知左家勋是何时何地惹下的怨念。

如此说来，他的冷漠显然并不是针对她一个人的，她是该庆幸还是该失落呢——在他眼里，她夏迟暮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位吧？并不是他要特别对待的那一个。

迟暮垂下眼帘，不想左手臂突然被人一把扯住：“你这家伙怎么一个人躲这儿了？害我一顿好找！快去那边，我给你介绍朋友！”

不管她愿不愿意，家茵已经拽着她旋风般进了人群中。

迟暮被拽着，蝴蝶折了翅膀一般跌撞进一群衣着光鲜的时尚男女间，还没站稳，脚底那双不争气的高跟鞋再次一歪，亏得家茵拉得及时人才没跌倒，不过杯中的柠檬汁却洒了旁边人一脚。

看鞋就知道对方是名男士。

“对不起，对不起！”迟暮赶紧放下手中杯子，动作利落地从旁边的餐桌上抽出两张餐巾纸，然后俯身认真地给他擦鞋，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迟暮你干什么！”左家茵一下将她拽起身，狠狠瞪了鞋的主人一眼，“看她给你擦鞋心里很爽是不是？凭你也配！”

一直盯着迟暮看的年轻男子猛然回过神来，脸都红了，忙不迭移脚后退：“不是，不是！我刚才忘记了……”

“家茵你别生气，我可以保证这次他绝对不是故意的，都怪这位小姐太漂亮了，我们都看傻了！”

“是啊，赶紧给哥们介绍介绍！”

“快呀，家茵！”

家茵满意地朝迟暮飞出一个眼风，下巴傲然一抬：“我偏不！你们这帮重色轻友的家伙！”

迟暮扫了众人一眼，特别地朝刚才鞋的主人歉然一笑，清清嗓子说：“各位好，我叫夏迟暮，是左家茵的大学同学。”

“夏迟暮？好像……你是逸园夏家的女儿？”一位穿着黑色珠光裙的中年贵妇突然过来扯住她的胳膊。

“逸园早已不属夏家了。”迟暮淡淡地扫了一眼自己被扯住的手臂，中年贵妇哦了一声将手松开，连声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家的事我全知道，当年你爸妈出了车祸，哎呀！想起来那可真叫惨啊！”

迟暮专注地凝望着贵妇眉心间的那块巨大肉痣，声音冷冽，脸上却带着笑容：“不算惨，我不是还好好的在吗？对不对？”

“啊？你……没心没肺！”中年贵妇来不及收拾脸上的同情表情，瞪了她一眼，愤然转身走到另一张餐台边。

贵妇的老伙伴们纷纷围上去：“怎么了林太？瞧这一脸的晦气。”

贵妇用纸巾用力擦了下额头，随手朝地上一扔：“还不是夏家那疯丫头给气的！怕是还在惦记着要讨好家勋吧，没皮没脸地竟也跑来了！也不想想自己现在的身份！最可怕的是她刚才竟说自己家还不够惨，你说是不是疯子？”

“那个丫头啊，我也听说过的，你跟她置什么气！当初夏家没败时也就那点家底，何况家勋那时候就不喜欢她，不过是看在夏老头面上跟她敷衍罢了，现在更是躲她都来不及呢！”

“是啊林太，我看你家安琪跟家勋才是最完美的一对，对了，安琪今天怎么没来？”

“她有个重要的采访，台里指明要她过去，否则早来了。”

“哦，我说呢。”

“不过夏家这丫头长得倒还真不错，那边几个小子的眼睛都盯着她呢！其中好像有范太的儿子哦。”

“我儿子要敢跟她有什么瓜葛就立马给我滚！把自己父母都给克死了，连名字都这么堵心，什么迟暮，惨兮兮的，怪不得要出事！”

“要说这名字吧，当初我跟她家父母有过一点交往，她妈生她的时候都快五十了，说这名字是一个高人给起的，本来迟暮两个字单独用是不好，但前面加上夏姓就很不错，夏迟暮，是代表着收获的秋天要来了。”

“高人？既有高人怎么没能算出车祸来？骗鬼呢！”

“也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还是林太您聪明，一针见血。”

迟暮站在人群中，闲闲地听着家茵和别人闲聊，眼神飘忽游离。

没人和她说话，她也乐得清静，要不是看在家茵面上，她早就离开了。

经过刚才和林太之间的短兵交接，男士们明显对她有些忌惮了，尽管眼前这雪肤花貌的小模样真的很可人，只是，说话这样尖刻，又是那样倒霉的家世，还是……少惹为妙。

人群中的迟暮远远就能感觉到从林太那边投射过来的探究目光，或同情或鄙夷，她知道那帮老女人在说自己，并不动气，有什么可气的？过去两年中听到了太多，一开始她还上前闹得要死要活的，多少人围着看她的笑话……那时候，真傻！那么可怜地傻！现在想起来都不像是自己做过的事，以为能仗着谁的势呢，谁知道并没有，就这样一路垂直落到谷底，跌得粉身碎骨。

亏得没死！

她是不会死的。

父亲在世时常笑说：我家迟暮最大的优点就是遇到什么事儿都能吃得下饭睡得着觉。

既是优点，她应该努力将其发扬光大。

02 交锋

人群中此时已经不见左家勋的身影。

他一直都很忙的，能露面已属对嫡亲妹妹的特别关照。

反正也算是见到了。

可以走了。

再次扫了一眼四周，还是没有他的身影，迟暮心中叹息一声，上前和家茵耳语了几句，家茵了解地看了她一眼说：“那你就先走吧，替我跟你姑姑问好。”

迟暮点头，准备从别墅偏门离开。

这里她以前来过几次，对楼下的情况还算熟悉。

走得实在是太急了点，又心有旁骛，在门口竟撞到一个人。

“对不起，对不起！”迟暮不禁按住了额头连声道歉，看来这里真不是自己来的地方，老天爷今天已经几次三番警示她了。

“是你？”

很熟悉的声音。

她顿时将手自额前放下，下意识仰起头来。

左家勋低头皱眉看她，很不耐烦的样子。

怎么就碰到他了？他不会以为她是有意过来引他注意的吧？在他眼里，她可是又任性又一肚子坏心眼呢。

“我正准备回去，”她勉强朝他一笑，随即垂下眼帘，“再次谢谢左总为我提供的留学基金，到英国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将来好好回报左总。”

原先她一直喊他家勋哥的，但无数的事实证明了她父母真的只生了她一个女儿，她并没有家茵那么幸运有位可以时时罩着她的大哥。

她可以没有了很多东西，但不能再让人觉得她不要脸。

以后她真的会努力，而这个地方，她，再也不会来了！

“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也不枉你爸当初……”他淡淡的声音里突然透过严厉，“你这衣服是怎么回事？”

她顺着他的视线惶恐地低头，看见自己米白色的裙摆上有一块明黄色的渍印，应该是刚才那杯柠檬汁的缘故。

“你总是这么不当心吗？多大的人了，还想让别人看你的笑话？真不明白你爸当初怎么会生你这样的女儿！”他望着她一脸的嫌弃和厌恶。

“对不起，我……我现在就回家换去。”她边说边仓皇离开，眼里瞬间起了水雾。

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是不忘嘲弄奚落她！就跟厅中的那帮贵妇一样。她才不在乎那些人的嘴脸，可是话从他嘴里吐出来……总是特别的尖刻和森冷，不啻是一把尖刀在她的柔嫩肌肤上反复凌迟，痛，到了极致。

她就这么令人生厌吗？

也是她该！谁让她这么巴巴地赶过来呢！

“你给我回来！”随着一声低沉的暴喝，她的一只胳膊被他生生扯住了。

“放开！”愤怒中夹杂着委屈，她挣扎中毫无章法地用起了拳脚。

拳打，脚踢。

不就是英国吗？大不了不去！

“你要再发疯可别怪我！”他用在她胳膊上的手加了力度，毫不怜惜地拖着她朝偏门左侧隐蔽的楼梯向上走，他的步伐太快了，被他拖着的迟暮接连绊了两跤，一侧的鞋跟断了，脚脖子也扭了，疼得她直抽气，但她一声不吭硬撑着，要不是他拽着拖着，根本就已经从楼梯上直接滚下去了！

左家勋将迟暮拖拽到二楼的一个关闭的房间前，一只手在密码锁上按了几下，门马上就开了，随后迟暮被抛物线般地扔进一片黑暗中，她一个不稳跌倒在地，还好不算痛，凭感觉她知道地上铺的是厚厚的地毯，揉脚的同时她听到门咔嚓一声被关上了。

他要把她一个人关在这里作为惩罚吗？她心中顿时一阵恐惧，随即大叫起来：“左家勋！你在哪？你到底要干什么？”

“鬼叫什么？原来就这么点出息，还以为你胆子多大呢！”随着左家勋阴冷的声音，房间突然一片光明。

他开了灯。

迟暮迅速扫了眼四周，地上是暗金色的长羊毛地毯，房间里除了几个宽大的深色衣橱外别无布置，她并非全无见识的人，心知这里可能是左家的衣帽间，于是稍稍放了心，将脚上的鞋脱了提在手里，挣扎着想站起身，几乎在同时，她蓦地发现左家勋的一侧裤腿上有两个明显的鞋印，这——分明是她刚才的杰作！

也难怪他突然暴怒，她刚才……是有些过分了。

乖巧的孩子有糖吃，于是她低头做出一副不安的样子：“左总，刚才是我不对，您大人大量——”

他扯掉她手中的两只破鞋随手扔到墙角，然后打开一间衣橱，从里面密密层层의 衣裙中扯出一件乳白色的，直接扔到她身上，烦躁地说：“快换！别搞得这副惨兮兮的鬼样子，我可不想被人说你爸死了我一点没照顾到你！”

惨兮兮？迟暮咬咬唇，自己居然已经可怜到这份上了吗？她看着怀中的那件衣裙，看上去做工相当精良，应该是由左氏的名家所制，

这是家茵的衣服还是他为他的那些莺莺燕燕准备的？他尽管为人冷淡，但身边是从不缺女人的，这一点可以从报纸的娱乐版块得知。

在可以交换的时候，他出手向来都是大方的，叶微凉说他是商人，但毋庸置疑，他是一个做事公平的商人。

而她，不过是个他厌恶的人，只是看在死去父亲的面上！父亲再不能和他合作生意，他如今还肯提供她去英国的费用，已经够给父亲面子了！

左家勋望着眼前人那浓密得不像真的长睫毛，喉头下意识动了动，皱眉道：“你聋了？到底听到我的话没有？”

你才聋了！夏迟暮心一横直接将衣服扔回他身上：“这哪里是我姓夏的配穿的？左总不想被人说，我也不想被人说到如今还打肿脸充胖子，麻烦开下门，我要回家！”

不得不说，衣服扔得太准了点，好死不死地挂在左家勋肩上，他一把将它扯下来，眼里快速凝起一层火焰：“有意挑刺是不是？你一向都是这么麻烦！”

“左总，我懂您的意思，但我还不至于穷到衣不蔽体，衣服您就自个儿留着吧，爱给谁给谁，至于您的名声，我一定会成全，我可以跟报社说是您好心提供我去英国的学费，保证能给您赢得好的口碑，这本来也是我的分内事，是我疏忽了。”

“一定要跟我唱反调吗？”哗啦一声他再次将衣服扔给她，“不换就一个人待着！”他边说边转身，打开门走出去，又嘭的一声关上了。

03 小女子能屈能伸

不换就一个人待着。

她相信他说到做到。

就像从前她哭着哀求他帮她将逸园从银行赎回来他一口回绝她一般，他说到做到。任凭她呼天抢地。夏家那点家私对他而言根本就是九牛一毛，但他就是不肯帮她。他说到做到。

原先她总以为凭着父亲的情分只要她多求他几次他终究会帮她的，至多是给她点脸色罢了。结果，脸色是给了，逸园却没有回来。

现在她懂了，没有利益的好事，一个商人是绝对不会去做的。在商言商，救急不救穷，这是商界金律。

换就换吧，这么好的一件衣服，坚持不穿自尊就能回来了？早被他踩在脚底践踏过千百次了，再多一次又何妨？要真有出息就不必接受他施舍的学费！

可是姑姑和臻中都说，这实在是难得的机遇，为了学业而暂时地委屈，不算委屈。

是的，能有回报的委屈都不算委屈，凡事都想着那点可怜的自尊其实叫迂叫蠢！自尊那东西，你可以踩在脚底，也可以捏在手心，反正千万别把它当回事就是了，自尊能换来钱能换回逸园？逸园还等着她学成归来赎回呢！他难得的善心，她真的该好好地把握。

这次他能出学费，家茵应该也在其中起了不少作用，尽管家茵没说，但她就是知道，家茵一直都很维护她这个朋友，总想着要帮她。

不能辜负家茵的一片心意。

这么想着，迟暮将自己身上的衣裙脱下，换上左家勋扔给她的那件。竟然正好合身。

衬托得她胸是胸腰是腰的。

对此迟暮并不意外。他那人学过绘画，家茵手头就有一张她哥哥亲手给画的肖像，形神兼备异常逼真。能画肖像的人自然对尺寸的把握有自己独到的精准。

门咔嚓一声开了又合上。

迟暮有些慌乱地将裙摆朝下拉了拉。

左家勋一只手插在裤袋里，上下打量了下她，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做事总这么慢吞吞的，你爸妈就是现在活着也要被你气死了！”

她僵直地站在那，死死咬唇，暗暗捏起了拳头。

他实在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她去世的父母来挖她的疮疤，要不是当年她要赖非要父母去图书馆接她，他们也不会出车祸——说到底别人其实也骂得不错，她真的是父母的克星！

“怎么？还不服气？我说错你了吗？”他打开另一个橱柜，随手扔给她一双中跟白皮鞋，“一并换了，以后别再穿那种丢人现眼的鞋！”

这次她不声不响将鞋套上了。

总不能赤脚回家去。

穿完鞋她起身望着他，自觉声音礼貌平和：“谢谢左总的大方，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他烦躁似的挥挥手。

她松了口气，弯腰拾起地上她换下的衣裙，不想他劈手便给打落了，声带鄙夷：“这种破烂货还要做什么？真是上不了台盘！”

她的身子再次一僵，不过随即又放松了。

不气。不气。

小女子也能屈能伸。

看在学费的分上。

靠人施舍，自然要格外承受一些。

迟暮无声地从地上捡起从衣裙里掉出来的自己的手机，表情恭顺平静：“那我走了。”

一抬脚才意识到脚脖子钻心地痛，刚才真的被伤到了。但她知道此时如果喊痛除了换来耻笑和呵斥不会有别的。

别装了！到现在还玩这一套？想换来同情还是关注？幼稚！

她几乎可以想象到将要从他口中蹦出来的话。

她就算疼死了也不会在他面前哼一声的。

扶着楼梯她几乎是单脚跳着下了楼。

到偏门口时大厅里突出传来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迟暮没有转头去看，而是一拐一拐出了别墅，走到了一条小径上。

四周都是树，风缓缓吹着，摇摆中的枝叶微响，夹杂着虫鸣，空气中有植物发出的独特香气，似乎是香椿的味道，又似乎不是，她不用仰头就可以看到几个莲花状的路灯下都无一例外地聚集了无数的飞虫，那种忘我的扑腾与追逐，一如大厅里的来客。

八月的傍晚还是一如既往地燥热。

忍着痛走了不下三分钟了，她离左家院子紧闭的大铁门还有一段距离。此时她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左家院门是先进的遥控兼指纹装置，她既没有主人的指纹又没有遥控器，怎么出去？

她有些头疼地按住脑袋，有钱人的门，不但进来难，出去也难。看来只得向家茵求助了。

只是……这身突如其来的衣服，家茵若来了怎么跟她解释？而且她现在肯定很忙，打手机估计是听不到的，打电话未必是她接，万一她哥哥，那岂不……总不能自己现在返回大厅去，换了身衣服再次出现——简直有显摆的嫌疑！平白沾一身臭口水不说，脚脖子也着实吃不消。

04 左太太

扭伤处越来越痛了，看样子她还得上一趟医院。

怎么办？她站到大门前，伸手在上面敲了敲。

自然没有反应，否则门也不叫门了。

她绝望地将头抵到大门上，用力磕碰了两下，大铁门在耳边发出低鸣。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这是怎么啦？是要走吗？”

她吓了一跳，原以为周围没人的！在转身的同时她看到了一张贵气白嫩的中年美妇面孔，竟是家茵的母亲。左太太脸上带着一丝探究式的微笑，不知怎的，她在一瞬间竟想起左家勋面对众人时的那种冷淡疏离的笑容。

她忙定定神叫了声伯母。

“原来是你呀，有些日子不见竟比从前更好看了，”左太太闲闲地掸了一下身上那件墨绿色的衣裙，又紧了紧披在肩上的那条薄纱般的暗金红披肩，对着她上下打量，“刚才我见你走路有些不对，脚是怎么回事？”

“不小心扭的，”她勉强笑，总不能说是人家的儿子强行拖拽的吧！她有意转移话题道，“伯母怎么没在大厅里？”

左太太笑得有些异样：“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人一向就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再说来的那些人的嘴脸也不一定习惯，所以我就先在院子里散散步，等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再进去。”

迟暮轻轻哦了一声没有接话。作为本市第一望族，左太太分明是

不屑跟那些人交往，而她夏迟暮则是被那些人不屑，这世道还真是有趣！

左太太看她一眼，突然埋怨道：“我们家茵也是的，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这样回去呢？太不懂事了！”

迟暮好几次都听家茵说过从小她母亲就对她很严厉因此畏惧她甚过父兄，忙说道：“我是刚扭到脚的，家茵并不知道！”

“那你怎么会提前走呢？”左太太的眼睛里透过了然一切的精明，笑意稍瞬即逝，“你跟家茵感情很好，这我很欣慰，但你也不必要帮她圆谎，那丫头实在是有些虚荣，别人稍微一捧就忘乎所以，连朋友都不顾了，就算她不知道你扭了脚，她总该知道你回去要乘车的吧？这四周是没有出租车的，你要怎么回去？家茵这孩子，她爸在的时候就由着她折腾，后来轮到她哥哥了，不过是个小生日，也亏得她哥哥年年肯替她办！”

“是我自己说不要车送的，”迟暮赔笑，“家茵有个好哥哥呢，我实在很羡慕。”

“孩子，”左太太突然一把扯住迟暮的手，情绪有些激动似的，“怎么说咱们也认识有几年了，家勋以前实在是不该那么对你的！私下里我也劝过他几次，让他看在你去世父亲的面上帮帮你，咱们左家也不是没那能力，可他就是不肯听……”

左太太的手在八月的热炉里依然凉得跟块冰似的，迟暮缓缓推开她讪讪笑道：“伯母您别说了，家勋哥其实对我已经很好了，这次去英国的费用就是他出的。”

“难得你还肯叫他一声家勋哥，”左太太声音里带着宽慰，“你还年轻，听我一句劝，英国是个不错的国家，以后能不回来就不回来吧，这里对你而言是个伤心地，现在的人一味踩低就高，我看着都替你难受。”

迟暮笑笑没有回应。

从前发生的一切都在左太太眼里，也在迟暮的心里。左太太一向难得关心人的，怕是担心到时候自己回来又要缠她的儿女吧？左家的钱财有一分是一分，实在不必要再浪费在不相干的人身上！

想让她不回来？

怎么可能？